

被遗忘的哥萨克有一段特殊往事

■本报驻比什克记者 高 寒

俄罗斯总统普京前段时间参加奥地利女外长克奈斯尔的婚礼，让这场婚礼在国际社会变得颇具话题性。而婚礼当天与俄罗斯总统一同出场的库班哥萨克合唱团，实实在在地让婚礼的主人和宾客们收获了一份惊喜。“客人们都被我们的表演惊呆了”，当天的合唱团指挥阿列菲耶夫对俄罗斯媒体说，“克奈斯尔和新郎从第一支曲子就开始跳起舞来。”

这次堪称惊艳的亮相，让不少人对哥萨克这个几乎被遗忘的特殊群体产生了兴趣。他们能歌善舞，却更能征善战。历史上，沙皇的几乎所有征战中都闪现着哥萨克人策马挥刀的身影；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东欧的大草原，从波罗的海到远东却都曾有过他们的身影；他们生性热爱自由，不接受约束，然而面对历史的滚滚洪流，却终究无法摆脱被裹挟其中的命运。

“自由的人”并非一个民族

一般认为，哥萨克一词来自突厥语，意为“自由的人”。十三世纪开始，一些斯拉夫人为了逃避钦察汗国的统治，逃往俄罗斯南部地区，包括顿河流域、第聂伯河下游和伏尔加河流域。到了十五至十六世纪，大批城市贫民与不愿成为农奴的农民也陆续迁徙到这一地区。这些人便成了“自由的人”，也就是“哥萨克”。

最初居住在南俄的哥萨克，通常以居住地附近的河流命名。“顿河哥萨克”和“伏尔加哥萨克”，都是其中代表。至于这次奥地利外长婚礼上亮相的库班哥萨克则来自高加索山区，形成的时间也要更晚一些。因为这些“自由的人”中既有俄罗斯、乌克兰等斯拉夫民族，也有鞑靼等突厥民族，后续发展中，也有其他一些民族融入，所以学界更倾向于将哥萨克界定为一个社会群体，而非一个民族。

作为冷兵器时代以骁勇善战和精湛骑术著称的轻骑兵，哥萨克们凭借自己强悍的战斗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同沙皇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为哥萨克换来了相对宽松的自治空间。历史上，哥萨克是军民合一的部落形式的自治体，平时为民、战时为军，定居之处成为营地，定期会举行全体成员大会，其中以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哥萨克”最为有名。他们聚居于第聂伯河中游的激流险滩段（“扎波罗热”即激流之意），形成著名的“扎波罗热营”。

尽管在自己的自治领地上，哥萨克可以自由生活，但他们强悍的武力始终让沙皇放心不下。纵观沙俄历史，三次大规模农民起义——1606年至1607年的鲍洛特尼科夫起义、1667年至1671年的斯捷潘·拉辛起义和1773年至1775年的普加乔夫起义都是以哥萨克为主力的。

在更多的时间里，沙皇还是乐于花钱买平安，通过重金收买、册封哥萨克高层，进而收服更多桀骜不驯的哥萨克，使他们成为自己扩土疆域的精锐之师。随着沙俄版图的不断扩张，从黑海、波罗的海，到西伯利亚、远东，甚至白令海峡对岸的阿拉斯加，都曾有过哥萨克的身影。

“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无论是一战战场，还是苏俄国内战争，都是哥萨克纵横的舞台，与之伴随的，是无数哥萨克家庭的分崩离析；二战中苏德战场的较量，则成了他们的谢幕演出。

一战期间，哥萨克成了沙俄参战的主力，兵力也达到了全盛。据统计，一战期间，哥萨克部队相比战前扩编了三倍，达到11个军团，共计160个团又176个百人队，总兵力20余万人。但随着机枪、排炮被摆上战壕，坦克开上战场，哥萨克骑兵开始失去光彩，因此，虽然一战期间哥萨克兵团数量庞大，却没有取得从前那样的骄人战绩。

革命打断了哥萨克在一战场上的征程，却没有终止他们奔驰的战马和挥舞的马刀。但这一次，他们的马刀却指向了自己的同伴。十月革命后，数量庞大的哥萨克武装成了旧贵族和布尔什维克竞相争取的对象。白卫军统帅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尼奇的作战主力是哥萨克，红军里布琼尼、铁木辛哥的第一骑兵军也是所向披靡。第一骑兵军更是被称作“红色骑兵军”，军长布琼尼标志性的大胡子和指挥作战时挥舞的马鞭，俨然是红军胜利的象征。曾被一代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红军传奇英雄夏伯阳，也是第一骑兵军的一员。

但更多的哥萨克被历史洪流裹挟着前行。红军或是白卫军阵营，于他们而言，一样都是无尽的杀伐。《静静的顿河》开篇就写道：“光荣的地球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的滚滚波涛是爹娘的眼泪”。

二战中，苏德战场的较量终于成了哥萨克的谢幕之战。苏联方面，上至老元帅布琼尼，下至年轻一代的哥萨克骑兵，再度披挂上阵。尽管骑兵战术已然落后，装备上面临着明显劣势，但拼死保卫家园的哥萨克毕竟骁勇善战，整个战争中，共有200余名哥萨克获得“苏联英雄”称

号。另一些当年随白卫军离开俄国的哥萨克则加入了纳粹德国的阵营，组织了两个骑兵师参战。但无论哪一方，都已经难现昔日的风采。

没有了战争，哥萨克逐渐融入到普通苏联人的生活中，苏联解体后，关于恢复哥萨克传统的呼声日益高涨。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关于俄罗斯哥萨克人的国家义务》议案被通过，旨在保护哥萨克人传统。除了保护哥萨克独特的文化遗产，他们为沙皇开疆扩土的历史，也与俄罗斯传统的爱国主义相融合，成为俄罗斯政府凝聚民心的有效手段。



哥萨克身穿传统服饰，骑着骏马，手持白蓝红旗帜庆祝俄罗斯的国旗日，展现了对俄的忠诚。

视觉中国

哥萨克是车臣人的战争克星

■本报记者 刘 畅

8月31日，自行宣布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亚历山大·扎哈尔琴科在顿涅茨克市一家餐厅遭遇爆炸袭击身亡。就在外界还没回过神来时，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却在第一时间发表了言辞激烈的声明，他一边称赞扎哈尔琴科是“真正的人民领袖”，一边将施暴者称为“阴险卑鄙的匪徒”。卡德罗夫说，车臣共和国已经做好准备，将不惜一切代价为顿涅茨克提供必要的帮助。

卡德罗夫的反应为何如此强烈？除了与扎哈尔琴科同属亲俄阵营外，恐怕更重要的是联想起自己的父亲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同样死于爆炸袭击的往事。2004年5月9日，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迪纳摩体育馆发生爆炸，藏于贵宾席下方的地雷炸死了时任车臣总统的老卡德罗夫。从老卡德罗夫亡故，到小卡德罗夫上台，车臣经历了腥风血雨，并逐渐回归平静，但即便如此，车臣人骨子里的血性并未褪去。

两次车臣战争，哥萨克都有故事

两次车臣战争，哥萨克都有故事

中文媒体经常以“战斗民族”来

形容俄罗斯人，因为他们体格健壮、民风彪悍，但是如果要问及俄罗斯人心中的“战斗民族”，想必非哥萨克和车臣莫属。

哥萨克作为东欧平原上的游牧社群，数百年来为俄罗斯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车臣人则屡屡因与莫斯科中央分庭抗礼、桀骜不驯而遭受炮火。因位于高加索的深山之中，历史上的车臣人一直拥有“山地之王”的自信，无论是匈奴人、突厥人还是蒙古人，都曾败于其手下，但遇上哥萨克，车臣人似乎就失去了“谁与争锋”的勇气。

哥萨克作为东欧平原上的游牧社群，数百年来为俄罗斯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车臣人则屡屡因与莫斯科中央分庭抗礼、桀骜不驯而遭受炮火。因位于高加索的深山之中，历史上的车臣人一直拥有“山地之王”的自信，无论是匈奴人、突厥人还是蒙古人，都曾败于其手下，但遇上哥萨克，车臣人似乎就失去了“谁与争锋”的勇气。

哥萨克作为东欧平原上的游牧社群，数百年来为俄罗斯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车臣人则屡屡因与莫斯科中央分庭抗礼、桀骜不驯而遭受炮火。因位于高加索的深山之中，历史上的车臣人一直拥有“山地之王”的自信，无论是匈奴人、突厥人还是蒙古人，都曾败于其手下，但遇上哥萨克，车臣人似乎就失去了“谁与争锋”的勇气。

哥萨克作为东欧平原上的游牧社群，数百年来为俄罗斯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车臣人则屡屡因与莫斯科中央分庭抗礼、桀骜不驯而遭受炮火。因位于高加索的深山之中，历史上的车臣人一直拥有“山地之王”的自信，无论是匈奴人、突厥人还是蒙古人，都曾败于其手下，但遇上哥萨克，车臣人似乎就失去了“谁与争锋”的勇气。

的沙米利·巴萨耶夫偷袭了俄罗斯内务部队哨所，引发第二次车臣战争，被惹怒的除了时任总理普京，还有一向嗜血的哥萨克。

这次战争中最经典的一个战例是，由哥萨克组成的第104空降团第2营的90名空降兵陷入2500多名车臣武装分子的包围之中，他们以绝对劣势鏖战了三天三夜，最后只有六人生还。英国《卫报》后来报道称，当年北高加索的城镇乡村到处都贴着这样的小广告：“只要斩获一颗哥萨克的人头，即可得到1500美元的赏金。”可见哥萨克已然成为车臣人的战争克星。

车臣人恰恰是哥萨克的反面

北京大学教授任光宣曾在《俄罗斯文化十五讲》一书中把俄国文化的基础概括为村社精神、爱国主义意识和东正教思想。这在哥萨克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哥萨克虽为“自由人”之意，但作为一个军事社群，却永远把国家理想融入到自己的血液当中。

车臣人却正好相反，尽管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斯大林都曾强行把车臣纳入俄罗斯（苏联）版图，但是分离主义始终植于车臣人的意识形态之中。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2007年报告评估，两次车臣战争造成了十数万军民

的死亡，其间车臣恐怖分子还制造了诸如129人死亡的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和33人遇难的别斯兰人质事件，大大小小的恐怖主义袭击更是不胜枚举，几乎每次恐怖主义事件后，都会有反政府组织宣称其目的是要在北高加索建立一个“自由的伊斯兰国家”。如今，独立呼声在车臣已从公开转向地下，转折点正是老卡德罗夫。

1999年身为大穆夫提（伊斯兰教法解说人）的老卡德罗夫与马斯哈多夫领导的武装组织决裂，转而支持俄罗斯，并在战争关键时期为普京“带路”。2003年10月，他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当选为车臣总统。老卡德罗夫去世后，在普京的提名下，2007年刚刚年满30岁的小卡德罗夫成为车臣新总统。上台以后，小卡德罗夫通过各种手段收编境内其他军阀，组成了属于自己的内卫部队，作为车臣唯一的正规军，这支部队名义上隶属俄罗斯内务部，行动上只听从普京和小卡德罗夫的命令。

《莫斯科时报》评论称，小卡德罗夫用恭敬换回了实际上的高度自治，即便不能完全独立，车臣也不会彻底倒向俄罗斯，他的政策显然是成功的。

一周封面



《时代》10月22日

经济民粹主义能走多远

约翰·勒提埃里是智囊团“经济改革团队”的共同创始人，这一智囊团在特朗普政府执政阶段成为主角，它将在未来几十年改变整个美国，不管特朗普是否还担任总统。勒提埃里认为，特朗普的崛起以经济民粹主义为基调，他们正努力做一件似乎不可能的事情：把总统的冲动转化为美国的经济改革。然而，经济民粹主义到底能走多远，美国心里也没底。



《旁观者》10月20日

分裂与管制

爱尔兰边界问题已成为影响脱欧的决定性因素。在脱欧公投时，这一问题并未引发太多关注，因为长达300多英里的爱尔兰边境贸易额仅有60亿英镑，是英法间多佛海峡贸易额的1/20。然而，在谈判中，爱尔兰边境问题却是关键。一方面，欧盟希望小国不会因临近大国的脱欧而遭到伤害；更重要的是，欧盟意识到，在爱尔兰边境问题上的坚持可以让英国在即将到来的贸易协定中束手束脚。



《纽约客》10月29日

亚瑟大街的甜点屋

本期封面创作者是珍妮·克罗克，她出生于俄罗斯，在以色列长大，是纽约城热心的记录者。她过去的作品常常描绘纽约的地铁与Strand书店，而她最近的作品带我们走进了纽约布朗克斯区亚瑟大街上的一家甜品店。“当我走过街上的所有店面，内心洋溢着巨大的幸福。每一家店面都有它的历史和角色。”最后克罗克走进了这家埃迪克奥甜品店，一边品尝甜品一边构思了这幅封面。

一周数字

50%

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一份年报显示，德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有一半为网民。根据报告，德国65岁及以上老年网民比例从2007年的19%上升到2017年的50%。其中，91%的老年人能像年轻人一样自如收发电子邮件。虽然使用社交网络的老年人只占两成，但网络购物和旅游相关网络服务在老年人中使用率颇高。

60.6%

韩国中小企业振兴工团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南北重启经济合作，六成有海外业务的韩国创业企业愿意到朝鲜投资。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籍国会议员朴正23日发布调查结果，60.6%的调查对象就进军朝鲜市场的可能性作出积极答复。就投资目的地，大约32%的调查对象选择朝鲜首都平壤，大约30%对关闭将近三年的开城工业园区感兴趣。

行走世界

史 琳

喀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举办城市之一，也是俄罗斯联邦鞑靼自治共和国首府，还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并列为三大A级旅游城市。喀山虽然是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的首府，以俄罗斯族和鞑靼族为主，但是这也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城市。这里不仅有洋葱顶的东正教堂，蓝顶的伊斯兰清真寺，甚至还有亚洲风格的喇嘛庙。在喀山，我们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风景。

喀山的城市构造其实和我们的上海很像，一条喀山河隔开了新旧两城。旧城更有味道，旅游景点和政府办公机构都在这边，最著名的是喀山克里姆林宫。新城更加现代，崭新的高级写字楼和住宅区林立，河边甚至还有一片人造沙滩。中间流过的喀山河是伏尔加河的

遇见不一样的喀山

支流，是喀山人的母亲河。

说起克里姆林宫，很多人可能和我有一样的疑问，克里姆林宫不是在莫斯科吗，矗立在红场上，是普京的办公场所，也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其实克里姆林宫并不是宫殿，而是一个建筑群。在俄语中，克里姆林的意思是内城，即古代俄国城市的市中心。内城通常建在高处，在河岸或湖岸上，四周筑有带塔楼的要塞城墙，既是城市的核心，也奠定了城市的轮廓和布局。在俄罗斯，莫斯科、喀山、罗斯托夫、下诺夫哥罗德、图拉、斯摩棱斯克等城市都建有克里姆林宫，它们作为历史文物保存至今，见证着俄罗斯的发展。

来到克里姆林宫，就一定要去参观里面的东正教教堂和伊斯兰清真寺，在今天的文化背景下，很难想到，两座美轮美奂的建筑相隔不过百米，同样游人如织，是各宗教心中的圣地。报喜教堂是典型的东正教拜占庭式建筑，蓝色的洋葱顶隔着老远就能看到。它最早是由伊凡雷帝在15世纪下令建造，是沙皇的个人礼拜堂，由普斯科夫建筑师伊万·希里亚伊和波斯尼克·雅科夫列夫负责设计修建，模仿的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面的圣母升天教堂。相隔不过百米，就是喀山的市名片，库里·沙耶夫清真寺。当我第一次见到这座清真寺的时候，脑海里的第一印象便是“美

丽”和“壮观”。库里·沙耶夫清真寺是欧洲最大的清真寺，耗资1000多万美元，2005年7月在庆祝喀山建城1000年时竣工。整座清真寺的色彩是蓝白相间，晶莹剔透的蓝色穹顶和四周的宣礼塔在城墙外就可以看到，是整座城市的标志。在这里要提醒一点的是，无论是东正教教堂还是伊斯兰清真寺，姑娘们都需要把头发包上才能进去，不过在教堂和清真寺的入口处，会提供公共头巾供来参观的女性使用。

喀山最具特色的点心叫做“恰克-恰克”，如果你看到它并且品尝过的话，一定就会恍然大悟——和我们的“沙琪玛”是一模一样，味道也是没有差别